

插图典藏本

# 安娜·卡列尼娜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(Tolstoy,L.N.) 著

力冈 译

# 安娜·卡列尼娜

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(Tolstoy, L. N.) 著

力冈 译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娜·卡列尼娜 / (俄罗斯) 托尔斯泰(Tolstoy, L. N.) 著; 力冈译.  
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3. 3(2016. 5 重印)  
ISBN 978-7-5146-0775-8

I. ①安… II. ①托… ②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  
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0150 号

安娜·卡列尼娜 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(Tolstoy, L. N.) 著 力冈 译

出版人: 于九涛

责任编辑: 吴超莉

责任印制: 焦洋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: 100048)

开本: 32 开(880mm×1230mm)

印张: 8

字数: 165 千字

版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5 次印刷

印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定价: 26.80 元

总编室兼传真: 010-88417359 版权部: 010-88417409

发行部: 010-68469781 010-88417417(传真)

## 目 录

译本序	/	3
一	/	9
二	/	55
三	/	95
四	/	122
五	/	157
六	/	188
七	/	217
八	/	247

# 安娜·卡列尼娜

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(Tolstoy, L. N.) 著

力冈 译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娜·卡列尼娜 / (俄罗斯) 托尔斯泰(Tolstoy, L. N.) 著; 力冈译.  
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3. 3(2016. 5 重印)  
ISBN 978-7-5146-0775-8

I. ①安… II. ①托… ②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  
IV. ①I512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0150 号

安娜·卡列尼娜 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(Tolstoy, L. N.) 著 力冈 译

出版人: 于九涛

责任编辑: 吴超莉

责任印制: 焦 洋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: 100048)

开 本: 32 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: 8

字 数: 165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5 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定 价: 26.80 元

总编室兼传真: 010-88417359 版权部: 010-88417409

发 行 部: 010-68469781 010-88417417(传真)



## 译本序

列夫·托尔斯泰（1828—1910），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。他 1828 年出生在图拉省一个贵族世家。1844 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，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。1851 年赴高加索，当了一名志愿兵。托尔斯泰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创作。19 世纪 60 年代他的创作进入高潮，创作了史诗性的长篇巨著《战争与和平》。19 世纪 70 年代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托尔斯泰仍不断有杰作问世。1899 年完成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可以说是作家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。

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，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渐渐对俄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，而本能地同情农民。晚年的托尔斯泰始终为自己的思想情绪与农民有距离而深感痛苦，为自己的家庭生活与农民有巨大差距而十分不安。1910 年 11 月 10 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，途中患肺炎，20 日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，终年 82 岁。

1873 至 1877 年托尔斯泰经 12 次修改，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的巨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小说艺术水平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这部小说通过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、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



线索，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，先后描写了一百五十多个人物，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。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，安娜的情节线盘桓于放浪声色的上流社会，列文的情节线则延伸到淳厚浑朴的俄国宗法制农村。安娜的情节线牵引出上流社会的芸芸众生，展示了他们腐朽的精神和没落的生活方式；列文的情节线既再现了俄国农村的动荡变化，又昭示古风盎然的民族道德风貌。两条情节线相互呼应，再加上巧妙地联结两条主线的奥布朗斯基—陶丽的次要线索，从而共同完成了俄国 19 世纪 70 年代的风俗史和精神发展史。

小说主人公安娜年轻漂亮，在少女时就嫁给了比自己大 20 岁的大官僚卡列宁。一次在莫斯科火车站，她与近卫军军官伏伦斯基邂逅，安娜表情中的那种特别温柔、特别亲切的意味使伏伦斯基为之倾倒。回到彼得堡后，安娜和伏伦斯基在社交场合经常相遇，伏伦斯基的疯狂追求使安娜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。他们不顾社交界人们的非议，公然同居，安娜还有了伏伦斯基的孩子，但在分娩时患了产褥热，几乎死去。病危时安娜向丈夫请求宽恕，卡列宁出于基督徒的感情答应了她的要求，但安娜病愈后还是和伏伦斯基一起逃到国外。

安娜回到俄国后，又涉足于她所熟悉的社交界，但物是人非，人们已经不再欢迎她，相反地，用冷言冷语将她拒于千里之外。经历了不能将心爱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，得不到卡列宁的离婚许可，伏伦斯基常常外出而将她一人孤独地留在家里等一系列打击，安娜心灰意冷，在一次与伏伦斯基发生口角之

后，安娜陷入绝望，选择了卧轨自杀。

另一主人公列文，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。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，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，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，并把这种“不流血的革命”推广至全世界。这种空想破灭后，他悲观失望，怀疑人生意义，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，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。

此外，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和家庭观是小说总体设计的思想基础之一。小说中贤妻良母式的吉娣和忍辱负重、恪守妇道的陶丽是托尔斯泰心中理想的妇女形象。

力冈



安娜·卡列尼娜



## 目 录

译本序	/ 3
一	/ 9
二	/ 55
三	/ 95
四	/ 122
五	/ 157
六	/ 188
七	/ 217
八	/ 247





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。

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。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，就向丈夫声明，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。

在口角之后第三天，司徒潘·阿尔卡迪奇·奥布朗斯基公爵（社交界都叫他的小名司基瓦）在惯常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，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。依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，不等起床，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。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，而睡在书房里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他皱起眉头。

“是啊！她不肯原谅，也不可能原谅。而且最糟糕的是，一切都是我的过错。”他想道。“唉，唉，唉！”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，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。

奥布朗斯基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。他不能欺骗自己，不能让自己相信他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。他这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美男子，不再爱一个只比他小一岁、已经是五个活着、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的妻子，这一点他也不后悔。他后悔的只是，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把妻子瞒住。



安娜·卡列尼娜

“以后自有办法的。”奥布朗斯基对自己说过这话，站起身来，穿上晨衣，来到窗前。他拉开窗帘，使劲按了按铃。贴身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，立即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长衣、靴子和一封电报。

奥布朗斯基拆开电报，把电报看了一遍，他的脸顿时放起光来。

“马特维，我妹妹安娜·阿尔卡迪耶芙娜明天要到了。”

“谢天谢地。”马特维说这话，表示他和东家一样理解这次来访的意义，就是说，奥布朗斯基的好妹妹安娜·阿尔卡迪耶芙娜这一来，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。

“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吗？”马特维问道。

“你去禀报达丽雅·亚力山大罗芙娜，她会吩咐的。”

“是，老爷。”

当马特维回到房里来的时候，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，准备穿衣服。

“达丽雅·亚力山大罗芙娜吩咐我传话，说她要走了。说让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。”马特维说。

奥布朗斯基没有作声，他的脸上出现了有点儿可怜的笑。

“啊？马特维？”他摇着头说。

“没事儿，老爷，会雨过天晴的。”马特维说。

“好吧，给我穿衣服。”他对马特维说着，很果断地脱下晨衣。

奥布朗斯基尽管生活放荡，官衔不高，年纪较轻，却在莫斯科一个衙门里担任着体面而薪俸优厚的主官职位。这个职位



安娜·卡列尼娜

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·亚力山大罗维奇·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。卡列宁在一个部里担任要职，莫斯科这个机关就隶属于他那个部。不过，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职位，奥布朗斯基也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其他人士，谋得这个职位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，得到六千卢布的年俸。这笔进项他是非常需要的，因为尽管他的妻子有大宗财产，他的家业却已经败落了。

半个莫斯科和半个彼得堡都是奥布朗斯基的亲戚和朋友。他生来就在新旧显要人物的圈子里。因此，地位、租金、租赁权等人世间福利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。奥布朗斯基要弄到一个肥缺，也就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了，需要的只是不亢、不嫉、不争、不怨，而他生性随和，一向就是这样的。

奥布朗斯基担任这个职务已是第三年，不仅得到同僚、下属、上司和一切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的喜欢，而且也得到他们的尊敬。

这天奥布朗斯基来到自己的官府里，走进他的小办公室，跟同事们握过手，便坐了下来。他说了几句笑话，说得恰到好处，便收住话头，开始办公。

还不到两点，办公厅的大玻璃门忽然开了，有一个体格强壮、肩膀宽阔、留着卷曲下巴胡的人走了进来。

“原来是你呀！列文，难得难得！”奥布朗斯基打量着来到跟前的列文，带着亲热的笑容说。列文和奥布朗斯基几乎同庚，列文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好友。尽管他们性格不同，志趣迥异，他们的友情却是深厚的。“你怎么不嫌脏，到这种鬼



安娜·卡列尼娜

窝儿里来找我啦？”奥布朗斯基说着，跟他握了握手，“来了很久了吗？”

“我刚到，就想来看看你。”列文一面回答，一面朝周围打量着。

“哦，对了，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”奥布朗斯基说，“这是我的两位同事：菲里浦·伊凡内奇·尼基丁，米哈伊尔·斯坦尼斯拉维奇·格里涅维奇，”然后转身对着列文，“这位是康斯坦丁·德米特里奇·列文，地方自治会议员，自治会的新派人物，畜牧学家，猎手，我的好朋友，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·柯兹尼雪夫的弟弟。”

“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。”格里涅维奇说着，伸过他那指甲老长的瘦长的手。

列文皱起眉头，冷冷地握了握手，立刻转过身和奥布朗斯基说话。虽然他非常尊敬已成为全俄闻名作家的异父同母哥哥，可是，当别人不是把他当作康斯坦丁·列文，而是当作有名的柯兹尼雪夫的弟弟的时候，他还是无法忍受。

“不，我已经不是自治会议员了。我跟所有的人都吵过，再也不参加会议了。”他对奥布朗斯基说。

“太快啦！”奥布朗斯基微笑着说，“是怎么一回事儿？因为什么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以后再说吧，”列文说，“咱们在什么地方再见见面呢？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和你谈谈呀。”

“哦，好吧，咱们就一起吃晚饭。”

“吃晚饭？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不过有两句话要



说说，问问，以后再细谈。”

“那你现在就说说这两句话，到吃饭的时候再细谈。”

“谢尔巴茨基一家人怎么样？一切还都是老样子吗？”他说。

奥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，听了这话微微笑了笑，眼睛里放射出快活的光彩。

“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不过可惜你这么久没有来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列文惊愕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奥布朗斯基回答说，“咱们以后再谈吧。这样吧，你要是想见到他们，今天四点到五点，他们肯定在动物园。吉娣在那儿溜冰。你就上那儿去吧，我回头去找你，咱们一块儿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。”

“好极了，那就再见吧。”

当奥布朗斯基问列文究竟为何事而来的时候，列文红了脸，并且为了脸红生自己的气，因为他不能回答说：“我是来向你姨妹求婚的。”虽然他就是为这事来的。

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贵族世家，一向关系密切，交谊深厚。列文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了，正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，他第一次感受到有教养的名门望族的家庭生活气氛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这一家人，尤其是姑娘们，仿佛个个都罩着一道神秘的、诗意的帷幕，他不仅看不到他们的任何缺陷，而且认为罩在这道诗意的帷幕之下的，是最高尚的感情和完美无瑕的品性。

他这个出身望族、称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，向谢尔巴